

童年琐忆

陈冲

童年时,家乡村口有两口很大的鱼塘。很小的时候,便跟着妈妈到塘边洗洗刷刷,趁机在旁边玩水。双手撑在浅水里,双腿平着水面,不停地拍打,击起水花串串,笑得咯咯响。在家乡,这叫“擒地打屎捧”。约莫到了七八岁,就到“江边垌”的“江儿”玩了。

“江儿”不宽,江水很浅,但清澈,有个水湾叫“罟水埠”,水却深,没(mò)过头顶。水湾上有个沙滩,洁白如银,细软如绵。放牛时,把牛儿放在江堤上啃草,我们脱下衣服往沙滩上一扔,便“叭噶”“叭噶”的跳下“罟水埠”玩了。

常玩的游戏之一是“打水仗”。个子大的为头,他按人员大小,体力强弱,均等分成两队。“战斗”开始,双方用手浇水泼向对方。哪一方泼出的水多水猛,致使对方睁不开眼喘不过气,乃至后退逃跑,前者为胜,后者为败。胜方模仿电影中的正面人物,在沙滩上大笑、拍手、雀跃、欢呼:“我们八路军胜利了!胜利了!!”另一方,自然成了电影中的反派“日寇”“伪军”之类,乖乖举手投降。瞧那模样,实在可笑可怜,一个个垂头丧气,无可奈何,苦笑连连,摇头连连,不停地抹着水淋淋的头发,吐着灌进嘴里的水。但没过多久,双方便“化敌为友”,抱作一起,笑作一团,亲密无间,又商讨着下一个玩耍节目了。

“跳水”也是常玩的游戏之一。小伙伴们(都是男孩),一丝不挂,赤条条的站在江堤上,列成纵队,彼此之间,拉开距离,一个跟着一个,纵身往水湾里跳。只听得“咚——”“咚——”的水声,接二连

三,随之是条条高高激起的水柱。

还有一个,就是“放大木”。小伙伴们站在江堤上横成队,待领头的一声令下:“预备——放!”大伙便齐刷刷、直挺挺的倒下,像一排大树栽进江中,随即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玩一次不过瘾,又来第二次,第三次……太阳落山了,晚霞染红了天际,披着一身霞光的我们,骑着牛儿依依不舍的离开“罟水埠”。牛背上的我们,颤悠悠,慢悠悠,乐悠悠,齐声唱着祖先流传下来的童谣:“荔眼鸡\飞低低\有处扎(站)\扎黄泥”。“蚊火子(萤火虫)\夜夜来\来几(这里)做乜嘢(什么)\来几搵(找)\秀才\秀才无在屋(家)\搵大叔!”……

稍大,到村外读书了,周日回来,还是喜欢玩水。但不在“罟水埠”,改在村后的大山塘。大山塘面积约三四亩,原是大山前凹进去的山坳,上个世纪大跃进时代,村民们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大力兴修水利,把山坳挖深,在前面修筑了塘堤,把下雨时从山上流下来的水积贮起来。还从龙湾水库引来活水补充,使山塘一年四季碧水盈盈,既可灌溉,又可游泳、洗澡。村民在塘基上植树造林,栽花种草,使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每到夏秋中午,村民便在塘基上纳凉聊天、下棋打牌,乐也融融。我们这些小孩,便在山塘里尽情玩耍,其中最开心最刺激的便是潜水比赛了。

先推选一人作裁判,其余参赛者到塘基前的水里集合,只听裁判一声令下,“预——备,开始!”大家便同时潜入水中,奋力向着对岸潜去。看谁潜的时间长,潜的距离远,定出一、二、三名。塘基

上的纳凉者,是观众,是啦啦队,又是公证人。在众人的掌声喝彩声中,我曾连续几次斩获第一名,虽然没有奖品,但却深以为荣。

后来,进城读初中,那是1966年夏天,化州出现特大暴雨。雨停了,晚饭后我和同学们到河边看江水。到了江堤,突然看见远处有个小孩掉下河中了,岸上一片惊慌、呼喊,但没一个人敢下河救人。在这千均一发之际,我飞跑过去,顾不得脱衣,纵身一跃,跳下河中,只几下便游到落水者身边,迅速将其救上岸来。在场者无不惊讶,称赞,“这学生哥水性好犀利(了得),三几下便救起了落水小孩!”回校的路上,有同学问我,“河水那么大、那么急,陈冲你怎么敢跳下河?”另一个同学说:“艺高人胆大,说明陈冲游泳本领高!”我淡然一笑:“我算不了什么,在我们村里,倒有个人能肩起一箩谷(立泳)过河而箩不湿,那才叫厉害呢!”

是的,那时在我们村里,像我们这般年纪的男孩,没有谁不会游泳。下到水里,个个都是“浪里白条”!只要我们置身水中,便有种“如鱼得水”之感。无论俯泳、仰泳、侧泳、立泳(村人叫“依水”“踩水”),只要用手轻轻一拨,用脚稍稍一踩,便动起来,浮起来,游起来,或前或后,或左或右,随心所欲,如履平地。

童年的我们,尽管物质匮乏,生活困难,连吃一顿干米饭也是奢望。但整天泡在水里,尽情玩耍,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却也感觉快乐无比,时至今日,依然留恋,依然怀念,有时甚至忍不住笑出来。

露天矿坑



茂名露天矿1958年8月破土动工,1962年1月正式投产,至1992年停产时,累计共开采页岩约1.02亿吨,生产页岩原油292万吨,形成了一个大的露天矿坑。“老照片”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在矿坑的东北角往西边拍摄,当时矿坑周边矿泥裸露,杂草丛生,满目疮痍,一片荒凉。

2013年10月,茂名市政府提出将露天矿及其附近区域统筹打造成矿山公园,随后,茂名市委、市政府形成了“引水、种树、建馆、修路”总体建设思路,并在当年年底全面展开露天矿生态公园建设工作。现在,公园主要由一个水面约6平方公里,蓄水量为1.6亿立方米的矿坑湖和8000多亩生态林地组成,通过生态修复,逐步把露天矿采矿场建设成开放式的生态公园,湖水碧绿,林带覆盖,花丛掩映,成为茂名市一张独特的绿色名片。

图/文 黄信涛

黑白电视机

刘广荣

前段日子,亲戚结婚,众多嫁妆之中有一样大屏幕液晶彩色电视机,价值2万多元……

“看,新娘多有福气啊!”年轻姑娘羡慕不已。

我听着年轻姑娘的说话,望着人们幸福的微笑,推开了记忆之窗,习习的凉风撩拨着久远的记忆。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候人们买的是黑白电视机,并且屏幕很小。

我们村里最先买黑白电视机的是陈家。他家有“南风窗”,海外的亲人不定时寄钱回来。当时,陈家的黑白电视机是17吋的,我们觉得都很大了。因为邻村的黑白电视机大多是14吋,或者更小的。

陈家有了黑白电视机一下子热闹了,几乎每晚都放电视。我们不必再到

邻村去看电视了。眼尖的人看见陈家那黑白电视机是“飞跃牌”。我们一听到放电视的消息,就欢呼雀跃。太阳刚落山,就有小孩早早到了陈家,他们都是抢占位置的。天渐渐黑时,村民纷纷从四面八方涌来。一会儿,陈家的大厅里黑压压的,坐满了人。来迟的人,则要到厅外看了。当时,电视全靠室外天线接收的,没有有线电视,更没有网络,能接收的电视台不多,我们这里只能放珠江台和香港台。小孩喜欢看动画片,大人则喜欢看电视剧。陈家的人通情达理,先放动画片,让小孩过把瘾,再放电视剧,让大人看到深夜。夜深人静时,不少小孩伏在家长的膝盖上睡着了。我记得当时放的动画片有《西游记》《孙悟空》《聪明一休》《花仙子》《阿凡提的故事》《哪吒闹海》等等;放的电视剧有《霍元甲》《陈真》

《霍东阁》《大地恩情》《京华春梦》《神探亨特》《姿三四郎》《排球女将》等等。

有时候,看电视正精彩时屏幕会突然出现一些“雪花”,人物或者景物等因闪烁而不够清晰;有时候,电视画面还会出现几条线上下跳动,并伴有刺耳的响声;有时候,甚至会出现黑屏或者白屏现象。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主人就出去摆弄室外的天线,并问室内的人可以看了吗?是否清晰呢?主人调整室外天线方向的幅度不要太大,必须耐着性子慢慢来,否则欲速则不达。电视正常了,大家一片欢呼。

我们到陈家看了多少电视已记不清了,但陈家人的热情好客永远烙在脑海里。陈家有番薯就拿出来,大家一起吃;陈家有糖果就拿出来,大家一起尝;陈家有党参就拿出来,大家一起食……



红色故事连载

风起云涌(之六)

许向东

“南中是茂南地区唯一的一所中学,既来到公馆,我们特来见识见识。”朱也亦说。他并没有提到要到南中宣讲国民革命,更没有说打算有空兼一下南中的政治和国文课。

梁深远当然不傻,他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按和张区长密谈设定的拒朱大策去推进。

“南中远离高城,太多的事情县里并不了解。今日朱主委既然光临,我等冒昧耽误您的宝贵时间,将学校情况细细地禀报一番,万望体恤!”梁深远说完开场白后,便让梁传文梁一峰二人按照事先的布置,进行所谓“禀报”,自是话中有话,绵里藏针。他们在泛泛介绍学校教学过程中道出时下学校师资充裕有余,而由于学校前段欠缺教师,拉下许多课程,本学期课时紧张,一切与教学无关的事项,均无法安排。有关国民革命和孙总理三大政策的方面等大政均由教导处通过老师糅合在讲课时宣讲带出,如此两不耽误,效果更佳等等……

张区长原来是要深眼梁直接出马顶住朱也亦的,以避免出错,力度会大一些。但深眼梁转念一想:“作为主公哪有头一个上,直来直去的?由手下打头阵才是高招,自己可以相机行事,更易把握主动权。”

听二梁讲完,朱也亦点点头:“看来梁校长是下了一番心机,对南中方方面面都安排周到,车、马、炮到位,滴水不漏,严密之至,无懈可击。校长真是治校有方,套路高超。”朱也亦此话其实是一语双关,话中有话。

深眼梁却没想那么多,也不管那么多。今天就是要把朱也亦堵住,让他无法提出到学校来活动的任何理由。现在调整一下,边筹办平民学校,边做南中工作,相机推进。

“哪里,哪里!鄙人才疏学浅,执掌南中,自觉甚为吃力。早些时候,为学校师资问题碰得焦头烂额,直至近日才方得以解决。当下如何集中精力把教时补回来,本校压力还大着呢!一些有钱有势的家长的话说得更难听,说课时如果不补回来,就要求校董会彻查校政校务,更换校长。”

其实学校压根没有什么拉下课时之事,这些话都是深眼梁无中生有,瞎编出来的。不过,深眼梁却说得十分真切,表情特别凝重,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朱也亦,“方方面面都应对,经常是焦头烂额的,我这个校长真不容易啊!”

见朱也亦没有作什么表示,深眼梁又说:“我们南中是本县唯一的一间在民国后开办的私立中学,全称是私立茂南中学。不同于县城的那几间官办学校,虽然县里区里有少少贴补,但是主要经费来源于几个校董,他们不出钱,学校就得停办。因此学校的一切都是校董说了算,包括我这个校长的任职,县里只是备个案而已。校董们最重视教学的好赖,所以我这个校长要始终盯住教学,学校的其他活动就不能像其他学校活动那么多。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万望朱主委理解。”

朱也亦说:“学校当然要搞好教学,不论官办民办,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任何学校都离不开社会。学校也要与社会一起前进,不能与社会完全脱节。听你们讲了一上午,我们总算了解了南中情况。对你们的想法,我十分理解。”

梁深远自思:朱也亦的此说虽然话中带话,软中带硬,没有完全接受自己的“私立学校特殊”的说法,但末尾他也说到“对你们的想法,我十分理解。”并且朱也亦始终未提及来学校活动之事,这说明他对私立学校的特殊性是大致理解和承认的。看来,“软堵”朱也亦的目的是达成了。忽然,梁深远又想:朱也亦对于南中来说,是个赤色祸水。对祸水不光要堵,还要引。得把他“引”开。几千年前大禹治水就懂得这个方法。张区长虽然有一些套路,但他毕竟是个粗人,想不到这个份上,还是我思路多一点。想到这里,他又为自己饱读经书,满腹经纶而自得。

于是,末尾他又补充一句:“公馆小学你们不去看看?那里开办不久,据说师资甚为不足,困难很大,课程开得很勉强。”

对深眼梁的伎俩,朱也亦杨绍栋自是洞若观火,却未置可否,只是说“到时再看看吧!”之后便是付之笑。二人对学校略作参观便告辞。

一下子就把朱也亦堵住了。这

让深眼梁实在太自得。哼!别看他是什么县里的大员,还是嫩了点。他想到学校来给我添乱?没门!这个事我让他提都没机会提。朱也亦自说是‘农民头’,这虽明白的有自谦之意,但也说明他是决心与农民为伍了。读了这么多的书,做了那样高的职位,居然把自己等同于目不识丁的粗俗农民。这真是不知高低贵贱。这共产党里的人也真是怪透了!就凭这一条我就不能接受。当然,我也不管他‘农民头’不‘农民头’的,我就是个宗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把他堵住,让他不能进南中来活动就是了。他在我这样的资深中学校长套路面前,显然是没有多少办法。毕竟他没当过校长。梁深远见朱杨两人离去,长舒了一口气。他为自己今日的成功表演而得意。觉得自己实在太高明了,大功告成,且事情做得无懈可击。心里一阵阵地快感悠然而生。中午特地领着二梁到圩头狗肉店喝了几杯。

第三章 开办办学落脚公馆 秘密建团播火南中

朱也亦本来就没想今天就解决进校的问题,只想先照照面,摸摸底。没想到深眼梁如此敏感。“既然深眼梁如此紧张我们的到来,想让我们到公馆小学去。我们就将计就计,使他放心,顺着他的心思先去公馆小学。”朱也亦对杨绍栋说。

此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先行筹办公馆平民学校。这本是他这次来茂南之前就有的计划。不过原来是打算在南中工作开展之后再做的。现在调整一下,边筹办平民学校,边做南中工作,相机推进。

“这样更为妥当。”杨绍栋心领神会。

当日下午,朱也亦和杨绍栋就去公馆小学。公馆小学在南中的西北角约三百米的白沙河边。学校东南角有一棵不知何年种下的巨大木棉树,足有二三十米高,树冠张开成亩地阔,靠南面校舍的屋面被它完全遮盖了。此刻,正是花开时节,一朵朵一团团一簇簇赤红似火的木棉花,镶嵌在向四方伸展的树干树枝和树梢上,争妍斗艳。灿烂的阳光下,成千上万的木棉花朵映红了一片天。

这景象实在太美了!朱也亦不由驻足观赏:“绍栋,你看这棵树像什么?”

“我看像一把巨大的红伞!”杨绍栋应道。

“你说得有道理,确实有点像一把伸展开的大红伞!”朱也亦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但在我看来更像一把巨型的火炬!它像是在向全天下号召什么宣示什么。我们这次来公馆,就是要播火,就是要点燃一把革命的火炬,号召起茂南的学生、农民和工人,奋起斗争,冲破反动势力的铁锁链,建立起一片赤红的新世界!”

“朱老师具有诗人的激情,这些话语真是太感人太富有诗意了!”杨绍栋感动地回应。他一直是称朱也亦为“老师”而不称其职务。因为他一直视朱也亦为自己的老师,因为朱也亦是他革命的引路人,他觉得老师更值得尊敬和爱戴。

“这不是诗人的激情,而是革命者的思想情怀和理想。我出身平民,父亲先是在轿行做过事,后来又教书塾,父亲一心冀望我成为人上人,读书做官,所以给我起名‘朝柱’。‘五四’运动第一次唤醒了,我在广州,我多次聆听陈独秀、毛泽东等共产主义者讲演,后来读了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宣言》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的力量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亡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毛泽东还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杨绍栋朗读出下一句。“你也读过这篇文章?”

“读过!在学校时就看过这篇文章。你送我的《湘江评论》创刊号,我又读了一遍。”

朱也亦说:“读罢这篇文章,心里涌起一股无可阻挡的强大热流,激起为救国救民而奋斗的决心和勇气,有一种马上就要行动的冲动。”

“是的,我也有这种感觉。”杨绍栋赞同。

(未完待续)